

# 老兵放心 我们不会忘记

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/廖智勇



抗战老兵徐国仁  
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/廖智勇 摄

**徐国仁, 103岁**  
(原国民党陆军游击司令部二营五连的一名上等兵)  
寄语:只要我还有口气,我就要向大家讲抗日的故事,要让青年人懂得:只有国家富强了,才没有人敢欺负我们。

**黄达顺, 97岁**  
(原国民党38师113团战士)  
寄语:这是最好的时代,孩子们要努力学习,年轻人要努力工作,才不会辜负这个时代。

伟大的革命先烈,我们将在你们开辟的太平盛世里,努力学本领,更好地建设祖国!  
——天鹅湖学校三年级学生 尹为鑫

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、洒热血,用鲜血和生命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,我要好好学习,珍惜优越的学习环境,把我们祖国建设的更加繁荣富强!  
——天鹅湖学校四年级学生 李晨萱

感谢你们,英雄们!你们用鲜血染红的五星红旗,我们一定会好好珍惜,我们还要继承你们的意志,发愤图强,报效国家!  
——天鹅湖学校三年级学生 罗婧芳

## 老兵“不死” 国魂永存

今天——9月3日,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,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。我们不能忘记,这胜利,来之不易!

从1840年到1949年,中国经历了百年屈辱。层战屡败、割地赔款是那个年代中国的常态,“中国人不行!”成为当时许多国民心态的真实写照。日军军国主义更是将中国的民族尊严从泥地上踢进了臭水沟,又踩上两脚。

民族危亡时刻,正是于德、徐国仁、黄达顺……甚至许多连名字都未曾留下的中国青年人端起步枪、大刀向日寇发起冲锋,一个个年轻的生命用世界上最悲壮的方式向侵略者怒吼:中国主权不容侵犯,中国尊严不容践踏。

“打完了子弹就上刺刀冲锋”的平型关战役、“用生命填火海”的台儿庄血战……我们牺牲了整整一代人,用3500多万条鲜活的生命,换

来了这场伟大战争的胜利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远去,创伤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脚下这片土地,写在每一位经历者的脸上,烙进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里。

如今的世界如何?国际形势复杂,丛林法则依旧,落后就要挨打!

庆幸的是,我们的没有忘记这段国耻,孩子们致敬老兵、报效国家的语言是最好的证明。梁启超说:“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,而全在我少年。”

列宁曾说: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。直面历史才能继续开去。今天,我们与读者们重温历史,就是对记忆的一次强化,也是对现实的一次启迪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,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必不可阻挡。



抗战老兵黄达顺  
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/廖智勇 摄



▲天鹅湖学校学生向抗战老兵致敬 天鹅湖学校/供图

## 跨越时空的对话——致曾经年少的“你们”

亲爱的“你们”:  
见信好!

近代百年,中国山河破碎,四万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,危难关头,是“你们”挺身而出,与凶恶的“豺狼”搏斗,舍家卫国、舍身取义,凭借不屈意志和牺牲精神为国家赢得了最后胜利。一寸山河一寸血,一抔热土一抔魂,没有“你们”的付出,哪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。

沧海桑田,曾经“你们”艰苦奋斗过的地方,如今已然变成了红色景区、博物馆,“你们”留下的珍贵遗物供后人凭吊、缅怀,“你们”的光辉事迹令后人追思、敬仰。人固有一死,或重于鸿毛,或重于泰山,“你们”的故事拓印进历史书卷,镌刻进人民心中,光芒永不熄灭。

而今,国产航母入列、国产五代战斗机翱翔蓝天,曾经的欧美列强如今只敢口头抱怨,台独势力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威慑下瑟瑟发抖,我才真正理解“真理只在大炮射程内”这句话的深刻含义,弱肉强食的世界,唯有强大的国防才能捍卫国家尊严与领土完整。

经过几代人的努力,古老的中国朝气蓬勃。每天清晨,天安门广场都会有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,它仅仅是一块丝织品吗?不!它是“你们”用血肉凝成的红,是国家意志与不屈精神的最美体现。

天地英雄气,千秋尚凛然!“你们”用牺牲换来了国家复兴的机会,如今这盛世如您所愿……

我们何其有幸在“你们”的庇护下享受富足、宁静的生活。我知道,“你们”一直在凝视着今天的中国,“你们”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。如今,时代的接力棒已经交接到我们手中,“你们”披荆斩棘开辟的光耀道路,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走下去,成为新时代中国的脊梁。我们将继承“你们”的意志,开拓进取,用吾辈青春换取祖国繁荣富强。

株洲市第十三中学学生:夏若兰  
指导老师:杨汀滢  
2022年9月1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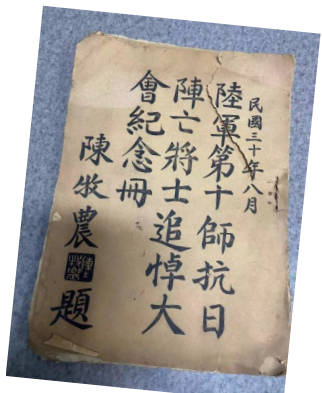
## 抗战时期老物件

该纪念册落款时间为民国三十年八月(1941年8月),落款人陈牧农。据考证,1941年4月,西线日寇牛岛部队由垣曲(今山西运城垣曲县)向东追击,东线日寇谷寿夫部队由焦作(今河南焦作市)攻占济源(今河南济源市)后,向西封锁济源公路,并沿黄河北岸进军,企图围歼中国抗日军队。陈牧农师长抱病坚持指挥战斗,英勇顽强。此役,第10师伤亡惨重。

(文献档案收藏于醴陵市档案馆)  
醴陵市档案馆/供图

牛皮公文包、手枪子弹的主人叫陈有连,1912年生于茶陵县严塘村。1932年5月入党。1937年任385旅警七团一营四连连长,随部队驻扎陕甘宁边区。1940年的宁县(今甘肃庆阳市下属县)战斗中,排长牺牲,陈有连同志指挥全班6人歼敌1个中队,巩固了陕甘宁边区大后方。

(文献档案收藏于茶陵革命纪念馆)  
茶陵革命纪念馆/供图



▲徐国仁收藏的抗战胜利纪念章  
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/廖智勇 摄



▲黄达顺收藏的抗战胜利纪念章  
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/廖智勇 摄

我当时已经不怕死了,感觉血液都是沸腾的

我叫徐国仁,1920年生于河南温县,是国军陆军游击司令部二营五连的一名上等兵。

小时候家里有十几亩地,家境不错,我还在当地私立高小念过几年书。那时候,乡里能识文断字的人不多,父亲对我期望很高,希望我长大后经商,我自己也对做生意有兴趣,可时局的发展改变了我的生涯。

1937年11月,我加入江苏当盐务警署,之后编入陆军游击司令部二营五连。

1941年4月,我们连驻扎在东台县青蒲镇(现江苏盐城东台县溱东镇青蒲村)。当时,江苏的城镇大部分已被日寇占据,根据情报,日本鬼子从东台县到泰县换岗,要经过我们连防区,连部头天晚上获得情报,当即进行战前动员,决定打个伏击战。

第二天我和战友们都起了个大早,趴在挖好的壕沟里等待。东台县到泰县有一条河,我们排是第一批接应的尖刀排,埋伏在最靠近岸边的一个小山岗里,我们的计划是乘日寇过河发动攻击,将敌人射杀在河里。

当天早上8点多,鬼子的船缓缓开过来了,等船到河中央,

战斗打响。日本兵的战斗力很高,组织能力也强,尽管我们打埋伏还占据有利地形,可日寇抵挡住了攻势,顺利登岸。第一批登陆的日本兵立刻构筑临时滩头阵地,并架起机枪压制我们的火力,随后陆续上岸的日本兵分成多个攻击波次扑向我方阵地。

日本兵越来越多,阵地肯定是守不住了,连长达撤退命令。战友们交替掩护,边打边撤,奈何日本兵追击速度太快,敌我双方很快进入肉搏战。那时候感觉身上的血液都是沸腾的,也不怕死,鬼子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上来,我们就跟鬼子面对面拼刺刀。

那场战斗中,我们眼睛是血红的,仿佛天空也是红色,只记得我右边肩膀被刺刀砍中,感觉就像是被棍子打了一下而已,不痛!撤回后方阵地才发现自己受了伤,用手一抹,全是血,右手半边袖子都是湿的,直到这时才感觉到钻心的疼。那场战斗很激烈,我的不少战友牺牲。

全国解放后,我先后辗转柳州、衡阳等地,1957年被分配到株洲冶金三公司工作,至此落户株洲。

我想多杀几个鬼子复仇 说实话也担心埋骨他乡

我叫黄达顺,一名地地道道的株洲人,1925年生于马家河,曾参加过入缅作战。今年97岁的我东西模糊,听力也不太好,到了我这个年纪,很多事情记不太清了,但入缅作战那段经历,我永远忘不了。

我于1941年参军,不到1年就被编入新38师113团,我们师长就是赫赫有名的孙立人。

年纪大了,许多关于缅甸作战的记忆变得模糊,有两个地名却已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——野人山和八莫。

我军进入缅甸不久就遭到日寇的全线阻击,因战事不力,不得不设法穿越野人山撤回国内。那里的山区植被茂密、人迹罕至,潮湿泥泞的环境使得行军变得异常艰难。手指粗的蚂蟥藏在树叶中,只要有人经过便会弹射到身上疯狂吸血,还有大批战友因为疟疾暴毙他乡,能回国的都是老天爷赏了一条命。

八莫战役是我经历过的最凶险的战斗,美英盟军出动飞机轰炸顽抗的日寇,我军与敌展开炮战、白刃战,每当我们攻入敌阵地,鬼子个个白布缠头展开肉搏。敌军还常常夜袭,往往我军白天夺得阵地夜间又被敌夺去,双方阵地犬牙交错。一场战斗中,我接连刺死了两个鬼子,第三个鬼子冲到面前一刀刺中我的肩膀,当时以为自己要死了,是连长及时赶到救了我一命。

每一次战斗结束都会有许多战友倒下,那时,我的内心愤怒与恐惧交织,有时想多杀几个鬼子为阵亡战友复仇,说实话,有时也担心自己埋骨他乡。回想我这辈子,用自己的命保卫过国家,又亲眼见证了国家的兴盛,已经了无遗憾!

我们用了4种战法 一举歼灭日伪军

“攻得勇猛,打得顽强,进展迅速,战果辉煌,是一场漂亮的攻坚战。”这是当时胶东军区首长对攻克藤甲庄之战参战部队的高度评价。

1942年3月26、27日,威海日伪军连日出动,在文登县附近枪杀群众130余人,一个村庄的房屋尽毁。同年4月6日,日伪军又纠集3000余人,兵分两路向我昆崙山区根据地进犯,我军侦察敌情后,迅速转移到外线与敌周旋。

我军五支队十七团寻找敌人间隙来回穿插,吸引调动敌人,经过几个月的疲敌战术,9月初,我军准备进攻敌驻地藤甲庄。这里驻扎有伪国民政府秦玉堂部一个团,还有一个造手榴弹的小工厂,我军希望通过此战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。

这次攻坚战我军采用如下四种传统战法。

围攻。藤甲庄四周修筑了砖石结构围墙,又设置壕沟、铁丝网,庄里制高点还设立了炮楼,敌人号称铜墙铁壁。同年8月下旬,“乌龟壳”内的敌人被我军层层包围,切断外援。我们白天当着敌人的面挖掩体、扎担架、绑梯子,摆出要攻城的架势,晚上破坏敌人铁丝网,为总攻做准备。

佯攻。我们晚上组织若干小分队四处出

击袭扰敌人,让其暴露火力配置,消耗弹药。连续7个晚上真真假假的枪炮响个不停,前面三四天,敌人警惕性很高,之后几天,即便我们大摇大摆进入敌射程,敌人的反应也很迟钝。

猛攻。9月15日晚上9时许,我们团一营、三营,东海独立团一营分别从两个方向发起猛攻。我当时任胶东军区十七团一营二连副连长,亲率一个排第一批投入战斗。第二日拂晓,我军占据大半个藤甲庄,敌人被迫龟缩到村子西北角隅顽抗。

火攻。藤甲庄还有半数敌炮楼、暗堡未攻占,爆破组战士们将多枚手榴弹捆在一起,又背上一大堆高梁秆,在轻重机枪密集火力掩护下,娴熟地运用匍匐前进、蛙跳前进接近敌人的炮楼、暗堡。炸毁暴露在地表的敌工事,暗堡里的敌人则被高梁秆燃烧的烟呛了出来。

经9个小时激战,我军毙敌300余人,俘虏830人,缴获轻重机枪9挺,步枪、手枪1200余支,各种炮弹4万余发,手榴弹百余枚,其他军用物资一大堆。

以上内容摘自“于德同志回忆录”。于德同志曾参加抗日战争,退休前曾任原广州军区后勤株洲基地兵站政委,离休后进入株洲军分区干休所,2007年离世。该回忆录系其妻子王波及其子女整理编撰。